

水 线警戒

D03

2012年8月3日 星期五
编辑:张亚男 组版:郭晓妮

齐鲁晚报 今日潍坊

1999年：“抗洪”时代 一天雨量赶上上一年

从1950年开始，潍坊全市最大的一次降水出现在龙城诸城。这次降雨创造的降水量619.7毫米(1999年8月12日)，潍坊地域内至今无地区打破。

据记载，1999年8月9日至14日，受弱冷空气、7号热带风暴环流和副高边缘东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山东省出现了持续6天的强降雨过程。

诸城，便在这次降雨过程中创造了1950年以来潍坊最大的降水量。

戏剧性的是，与诸城临近的临沂市几个县区几乎没有降水。这次降水具有典型的中小尺度天气特征。

“当时的潍河两岸很多村，特别是一些低洼的地方，都泡在了水里。”1999年，当时还不到20岁的诸城市区市民小李说，停车场、两岸的桥，我亲眼看见在水里，没法正常使用。

“下得太急了，那个雨。”小李坦言，大河边上的繁荣村和白玉山村不少村民被吓坏了，都不敢住在家里了，“很吓人，听说下游的一些地方比我们这里更严重。”

小李当时并不知道，那是几十年来潍坊最大的一场降雨，“我以为当时的排水系统不好，才导致了这么大的灾害呢。”小李说，半米左右的积水地方，到处都能看到，“我们家还好一点，没有特别大的危险，住在低洼的地方，可就无家可归了。”

这场大雨，注定是要被载入潍坊的气象史册的。

根据当时的记录，这场大雨造成的破坏也是空前的。诸城市12小时降水591.6毫米，其间1小时最大降水达106.5毫米，受灾作物面积达232万多亩，冲毁道路385处、111公里，冲毁桥涵85座，倒塌房屋413间，并有人伤亡。

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诸城当天所下的降水量，几乎等同于正常年份一整年的降水量，测量雨量的器材甚至被换上了水桶。

本报记者 赵松刚

北京7.21暴雨，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进入七月份，潍坊同样接连迎来了多场大雨。

大雨前后，对一个普通市民来说，可以调侃“看海”，可以网上骂娘，但对于那些与防汛相关的部门而言，问题和工作都要认真对待，看得见也摸得着。



春鸢路铁路桥下被水淹没的时候，抢险队员正用水泵抽水。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不论雨后的言论是骂还是夸，
工作都在那里摆着，没商量必须做

防汛是个实在活儿

本报记者 董惠

防汛预案启动了，得快走

7月24日下午5点半左右，正值下班高峰期，一阵急雨倾盆而至，潍坊市政养管处调度中心的张国忠正往家赶。看着车窗外的落雨，他知道，再这么下下去，必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果然，一个半小时后，正吃饭的张国忠接到了一条防汛指令：“请处所有工作人员按防汛预案及工作分工，迅速到达所负责的路段及岗位展开工作”。

他着急地丢下句“防汛预案启动了，说明事情很紧急，我得赶快走”，撂下筷子转身下楼开车。

不仅是他，刚过去的北京暴雨让所有防汛人都绷紧了神经，容不得一点马虎。“大雨不等人，城区各点都具体到了每个人，万一出事故，谁都负不起责任”。

作为防汛督查员，张国忠负责的是城区胜利街段。他家住玉清街、虞河路附近，离胜利街较远。张国忠绕路玄武街，接上在向阳路卧龙街居住的同事张国海一块儿往现场赶，路上俩人讨论了督查路线和督查重点。

20分钟后，张国忠到达胜利街路口，此时雨变小了，而持续两个小时的降水后，向阳路至和平路路上积水很难短时间内消退，在中百大厦和百货大楼门前更是汪洋一片，积水深度达到十多厘米，雨水漫过了路边压石。

积水中，养护科科长王连昌正和同事于绍全一起，正弯着腰用铲头清理着雨水篦子上的垃圾。王连昌在接到指令十分钟左右就赶到了现场，雨下得大，尽管多数井篦子下水都很畅通，但是不知哪来的垃圾还是阻碍了泄水。

过了胜利街彩虹桥之后，在平时容易积水的鸢飞大酒店门前路段、顺风肥牛酒店门前路段和南胡村委门前路段上，张国忠并没有发现积水，但每一个路段都有防汛人员执勤，因为还没有接到撤退的指令，所以大家仍守在各自的防汛责任区。

当晚7点55分，张国忠开始从胜利街北海路路口原路返回，在确定路面积水基本消除后，便又急忙赶到其他三个铁路桥处查看了情况，直到21点30分才返回家中。

雨稍大点，就甭想回家睡觉

春鸢路上仓南路至宝通街范围的雨水汇水面较大，而雨水的唯一出路是沿着春鸢路排水管道向北面的健康街排去，可当雨水到达春鸢路铁路桥南的仓南街之后就进行了分流，一部分进入春鸢路铁路桥西边管径800毫米的排水管道，直接排进健康街的方沟，一部分则进入桥下涵洞内，另外

需要通过泵站排走，然而桥西800毫米的排水管道入口却在年前被人为的堵塞了，雨水进不了管道，便全部汇集到了铁路桥桥下。

正因此，春鸢路铁路桥“逢雨必淹”，牵连交通，成了潍坊防汛的历史难题。每年到了汛期，更成为媒体曝光率最高的易涝点。负责此处的养管处机械设备科的马炳刚曾当过兵，服役期间，他曾参加过黄河抗洪抢险。交谈中，当年的点点滴滴也在他眼前一幕幕闪现。但如今，他的压力之大亦是可想而知。

进入7月份后，潍坊迎来高温闷热的“桑拿天”，5日、11日、24日、30日，更连续四次降下强降雨，马炳刚几乎都是夜夜靠在现场。他半开玩笑地说：“也奇怪，潍坊只要下雨，就下到铁路桥这儿。雨稍大点，我们都得在现场排水，少则几个小时，长则十几个小时”。

据天气预报，7月24日，潍坊仍有降雨，当天下午5时20分，马炳刚就在春鸢路铁路桥泵站内指挥抽排铁路桥涵洞内的积水。

可自当晚18点开始，雨水来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猛，20分钟后，桥下低洼处开始出现积水，而随着仓南街以南汇集而来的雨水的迅速涌入，桥下积水猛涨，到了18时40分，积水最深处已经到达1.6米左右。不仅如此，铁路桥涵洞两侧辅道内的积水也已超过了0.3米，桥下交通完全中断，如此迅猛的涨水是近几年少见的。

由于强降雨又急又猛，致使健康西街排水方沟雨水爆满，而排不进方沟的雨水则在健康西街路面上形成了十多厘米深的径流，方沟中的雨水还通过泵站的排水出水口倒灌泵站，泵站以每小时1600立方米的水泵基本不起作用，直到19点半雨开始变小了，健康西街排水方沟水量开始回落，倒灌现象消除后，泵站排水才逐渐见效，积水开始稳中有降。

马炳刚跟他的“战友们”又是忙活了一整晚，直至第二日上午才把桥下

积水排净，交通才得以恢复正常。

而据估算，7月24日的那场急雨，铁路桥下排水达到两万立方米左右。

雨不停，人不歇；水不退，人不撤

按潍坊市政局防汛分工，市政养管处主要负责胜利街一条街和春鸢路铁路桥、青年路铁路桥、鸢飞路铁路桥及北海路铁路桥四座铁路桥的防汛，而每个路段也都有各个科室对应的负责人员。

在每个人负责的路段上，对路上出现的积水，他们需要及时清理雨水井箅上和雨水斗里的杂物，确保防汛期间排水管道通畅，加快排水的速度，在排水不畅的路段，掀开下水道井箅子强排积水。对铁路桥桥下积水主要的办法是开泵排水，做到“雨不停，人不歇；水不退，人不撤”。

而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潍坊城区降水偏多两成左右，对于每个城市防汛人员来说，毋庸置疑，这个夏天不轻松。

其实，在汛期来临前，机械设备科于忠波就跟同事们对春鸢路铁路桥排水泵站进行了升级改造，改造后的泵站为及时消除桥下雨后积水提供了最大保障。然而，由于泵站没有安装自动控制设备，水泵开启还必须人工操作。

而自6月20日起，于忠波便接手了泵站的值班工作。

为了事先排空春鸢路管道里面的积水，一个月来，他基本每天早晚两次开泵排水，早晨6点半就准时从家里赶到泵站，7点半排完水后再回到家中吃早饭，然后赶到单位正常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再从单位或施工工地上赶到泵房，排水时间都在一小时以上，排完了水才能回家。家、泵站、单位、泵房，周而复始，即便是双休日也从未间断过。

7月24日下午，大雨如约而至。于忠波从当日下午5点20一直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泵房。

一个月来，他和科里的同事完成了7次应急排水和四次全天候防汛值班。“雨未到人先到，水未退人不退”，对泵站排水的事似乎已经习以为惯了。

